



投稿邮箱: sxzxs2023@sina.com
责任编辑 | 冯开俊 校对 | 卢路

思想·漫笔 | 11 版

2025 年 9 月 19 日 星期五

我与房东的一段情（下）

■ 魏云革（安徽）

五月的阳光暖得让人犯困。阳光灿灿地照在小道上的梧桐树，四周树影婆娑。难掩激动之情，双目灼灼环顾四周之景：门前纵横着许多晾衣绳，绳子上晒着棉被，空气里仿佛都是棉花的气息。房东爷爷静坐在门前晒着太阳，他老人家颧骨消瘦，眼神微眯着，眉毛稍长，一副弱不胜衣之态。我走上前去，一把将他老人家抱着，一声“爷爷”喊出后，泪瞬间流出了眼眶。此时房东爷爷眼里满是茫然、惊讶、疑惑，随后惶恐道：“你是哪个啊，你是哪个啊？”

“我是云革！”我哽咽道。我们之间的谈话，引出在屋内小憩的房东奶奶，她惊闻是我，一个劲地道：“想不到啊，想不到啊，你还能来看我们，要是再晚点来，恐怕就看不到我们喽。”此时的房东爷爷行走已不便，房东奶奶身体尚可。“你可曾切（吃）啊？”房东奶奶温厚道。

“吃过了。”我连忙回道。“再切点（再吃点）！”话毕，房东奶奶去了厨房间，给我做了一碗面条端来，时隔十三载，曾经熟悉的味道又在嘴里蔓延了开来，环顾屋内的陈设依旧如往昔一般，只是陈设之物有着些许斑驳。厨房内的那个土灶台依旧还保留着，见此景，依稀又想到了从前，我在灶下添柴，房东奶奶在灶台忙碌之

景。蓦然回首才惊觉，当年稚气未脱的我已到而立之年，房东二老已迈入耄耋之年，岁月终究是无情的，在赠予我们阅历的同时，也将沧桑、成熟留了下来。

同年的岁末，给房东奶奶、爷爷各买了冬日保暖之物寄去，并将数百元钱搁置在衣帽中，次日将此事告知房东奶奶，她老人家闻后对我道：“不要花那个钱了，爷爷去世了，用不上了，。”惊闻房东爷爷去世，哀思如潮水般袭来。

丙申年一月九日，房东二位老人再一次走进我的睡梦之中，只是梦里房东奶奶的身影甚为模糊，醒后已是凌晨三点，睡意全无，遂将思念之语发至朋友圈，当日晚七时许，房东奶奶的三媳妇微信告知我：“房东奶奶尿毒症晚期，刚从医院接回至家，意识已模糊，恐无多日。”获悉此信息的当晚，就订了次日最早一班的动车。

隔日清晨我踏上了前往丹阳城的动车，伴随着动车的飞驰，脑海中一直浮现着过往，犹如电影般不停地滚动播放着。八时许，我来到房东奶奶的身边，此时她老人家的意识比昨日清醒了些许。

见我前来，房东奶奶忙问道：“你怎么来了？早饭啊曾切（吃）？”见她老人家被病痛肆意地折磨消瘦脱形时，我泪如泉涌，此时她老人家还不

清楚自己的病情状况，还在自语道：“这是个啥子病，啥时候可以好？”因病情之故，她进食尚存困难，只能喝点热水、牛奶等。因小便无法排出，小腹常有一阵剧痛之感，另有头疼、胸痛等症状，疼痛到了极致，房东奶奶会喊几声“妈妈”。见此景，我难忍悲痛之情，跑到屋外放声大哭，心里默默祈祷着，希望病痛不要肆意折磨着这位善良的老人。逗留数日，因工作之故，我启程回了上海，临行前给房东奶奶塞了数百元。

老人叹道：“给我这钱干吗？我都要死了，用不上了！”我强忍泪道：“不会的，你会好起来的，等你好了，就拿这个钱去打麻将。”

临行前，我轻轻地吻了下她老人家的额头，我深知这一吻注定是永别，出门瞬间，泪如雨下。

一月十九日下午一点零八分，我亲爱的房东奶奶去世了。匆匆前往丹阳城，未至小屋，忽闻哀乐四起，见小屋边的巷子口丢弃着房东奶奶生前睡的床架、棉被、竹席。心中的悲楚难以掩饰，对着她老人家的遗像默默地磕了三下，上了香，此时她老人家静静地躺在棺材之中，棺材之上，是一块红色绣着图案的红布，抚今思昔，再也无相见之日，不能自抑的泪又悄悄地流了出来。灵堂桌

上，摆放着一张她老人家的遗像，眼神安详柔和地看着我。随礼数百元，三姨不接受，说已给了很多了。我哽咽道：“收下吧，以后再也不能为她老人家买点什么了。”三姨见我般，也就收了下來。

次日，房东奶奶的棺材开启，所有亲人须围着她老人家的棺材转上三圈，有惶恐不敢直视者，有悲悯呜咽者，有悼心失图者。那一刻我的目光紧紧注视着棺椁之中的房东奶奶，她老人家双目紧闭着，很安详，似熟睡一般。一想起她老人家被病痛折磨之景，陡然哽咽难鸣。她老人家的离去，给我的心里制造了一个巨大的空洞，然命运残忍之处则在于，我似乎都无法逃避这种伤痛，也不知如何去消除这种伤痛。午后，我就静静坐在房东奶奶的棺材边，三姨轻轻对我道：“云革，换个地方坐吧。”我向三姨叹道：“没事就坐这里，我不怕。”是的，我不怕，她老人家身前是那般善良，对我又是那般的好，我心中岂会有惧。我想多守着，因为今日是她老人家在这个世上停留的最后一天。夜晚，天空突然飘起了雪，轻柔的雪花飘飘悠悠地落了下来，最冷不是下雪天，而是那个悲痛之心，天明，放眼望去，村庄、小径、马路上都覆盖着厚厚的积雪。大地一片洁净，一片洁白，犹如我头

上白色孝布一般。九时许，我们一行人来到了火葬场，她老人家被火化了。

房东奶奶二媳妇对我道：“没有了哦，以后看不成了哦！”

我自叹道：“是的，没有了。”话未毕，泪先流。一转身正见灵车上遗像，泪忍不住又流了出来。雪后殡仪馆的上空中飘着灰褐色的青烟，那青烟必是房东奶奶化作而成，想那青烟必是有温度的，犹如她老人家心地，是善良的、带有温度的。我仰望雪后的天，拍下了那张轻烟照，默默地思忖着，自此以后她老人家将会在天上看我了。午时，我随三叔一道前往房东爷爷的墓地，他老人家的墓地就在自留地不远的一个园林内，清理妥房东爷爷墓碑杂草后，我静静地望着房东爷爷墓碑上的照片，惘然地对房东爷爷道：“爷爷，您最终还是带走了奶奶，您老以后也不孤独了，希望你们都好好的，以后每年的清明节我定会来看你们。”

出发前，对着她老人家的遗像，磕了三下头，最后一下久久不愿起身。离别，注视着墙角位置许久，仿佛又回到了我与房东奶奶初次见面的场景。

资水帆影

■ 廖静仁（湖南）

秋高气爽，有微风轻轻地吹着。这当然是跑上水船的最好时光。

心里真渴望得很。渴望那远逝了的白帆重又一页一页地吻过来，又一页一页地翻过去，乘风破浪，一副极是得意的样子。回想一下，方知那帆是大度的，它们从不在乎是东南风，或者是西北风。并且帆是机智的，只须往左或往右侧侧身子，都能够借助到风的力量。当然，更准确地说，是因为驾船人的智慧，是驾船人不时在把那根牵引帆篷的缆绳拉扯向左边抑或右边，兜住满满的一帆风，把握住手中的舵柄，让船儿稳稳地向前行驶……

仿佛就有了一种万古如斯的感觉，一页帆、十页帆……甚至无数页帆，都是这样的吻过来了，又翻过去了。那个时候，我却不知道女诗人舒婷的那首诗《双桅船》：“雾打湿

了我的双翼 / 可风却不容我再迟疑 / 岸呵，心爱的岸 / 昨天刚刚和你告别 / 今天你又在这里 / 明天我们将在 / 另一个纬度相遇……”当时我还很小。很小的我跟随父母亲驾船跑资水时，还没有到启蒙上学的年龄。

是什么时候呢？这意境被破坏了。

八百里长长的资水，流淌着的全都是马达的轰鸣，白帆已不再现，帆船从此匿迹。显出一副专横跋扈样子的，当然是机器船莫属了。

老父亲确实是伤感过一阵子的，从感情上讲，毕竟有些过不去，但后来他终于又破涕为笑了，笑得前仰后合，他说：“如果你母亲健在多好，已不必让她一个妇道人家四脚四手狗爬式地拉纤了！”我当然是无所谓的，惟一感到有点遗憾的是，那首《双桅船》的短诗，

也将从此变得与后来人陌生。

有一位年轻女子把双脚浸在江水里，她正在躬身濯洗衣服呢。看着那窈窕的背影，我真疑心那就是我的姐姐纤姐儿。记得父母亲总是视姐姐为掌上明珠的，从不肯让她上船跑水路，说江风要是把她的皮肤刮得又黑又粗，将来可就找不着吃国家粮领国家饷的如意郎君了。也是呵，作为女儿，姐姐对前程是可以选择的，不像我们男儿，一辈子除了选择资水，选择船，别无其它前程可寻。

可怜天下父母心，他们想让姐姐能在岸上找一个好对象，一辈子不与风浪打交道，也并不是过分的企盼。但是，他们却不真正地理解自己女儿的一颗春心——姐姐却是恋着资水的。她的感情，只想着要倾注在船夫和纤夫们的身上。那时，我也念过四年初小了，

偷偷地翻看过的姐姐珍藏在枕旁的日记。在日记中，她说：母亲在资水上怀我，在资水上生我，我是资水的女儿……

是不是前世注定的缘分呢？那一年初春，我姐姐正在江边濯洗衣服，有一年轻汉子拉着上水船从她的身边擦过去，不小心间，姐姐被那汉子的纤缆弹进了滚滚滔滔的江水中……仿佛是早有准备似地，那汉子把手中纤缆一甩，便纵身跳入了激流，于激流中把姐姐托举着救上了岸来……

就这样，在姐姐与父母抗争了不算太短的一段时间后，终于嫁给了那位舍身救美人的年轻汉子。

后来我才知道，那段良缘完全是姐姐与姐夫自我设计而成的。

得益于资水，才有了姐姐与姐夫的那段风趣而幽默的爱情故事。

然而，现在的纤道荒芜了，再不见纤夫沿着江岸拉纤了，资水的儿女们，你们还能演出那样风趣幽默的小品么？

像是回答我的显得有几分幼稚的提问似的，轰鸣的马达声盖了过来，我便清楚地看到，一艘油漆铮亮的小机船箭一样地射向了那位濯洗衣服的女子，我正揪着一颗心怕会伤着那女子时，小机船一侧身便绕女子擦了过去，再定睛看时，那女子已奇迹般地驾船的年轻汉子并排立船头上了……

哦，风趣幽默的小品竟被快节奏的动作片所替代呢。

但我还是渴望得很。渴望那远逝了的白帆重又一页一页地吻过来，又一页一页地翻过去……

